



036

译文

名著文库



YIWEN CLASSICS



Mont-Oriol · Guy de Maupassant

[法] 莫泊桑 著

Guy de Maupassant

王振孙 韩沪麟 译

温泉

Mont-Oriol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 名著文库

YIWEN CLASSICS

[法] 莫泊桑 著

Guy de Maupassant

王振孙 韩沪麟 译

温泉

Mont-Oriol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泉 / (法)莫泊桑(Maupassant, G.)著;王振孙、韩沪麟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8

(译文·名著文库)

ISBN 7-5327-4019-6

I. 温... II. ①莫... ②王... ③韩...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9948 号

Guy de Maupassant

MONT-ORIOL

温泉
MONT-ORIOL

Guy de Maupassant
莫泊桑 著
王振孙 韩沪麟 译

责任编辑 符锦勇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215,000

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7-4019-6/J·2262

定价: 1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2397878

译本序

居伊·德·莫泊桑(1850—1893)，出身于法国西北部景色优美的诺曼底省一个贵族家庭。一八六九年，他从卢昂中学毕业。不久，普法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退伍后，一八七二年起他在海军部服务，一八七八年转入教育部工作，丰富的生活经历给了这位作家大量的创作素材。

从童年时代起，莫泊桑就在他那颇有文学修养的母亲和舅舅的熏陶下开始阅读和练习写诗。后来他又得到语言大师福楼拜的悉心指导和当时侨居巴黎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热心帮助。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了很多诗歌、故事和小剧本，但是福楼拜认为这些作品尚未成熟，劝他不要急于发表。直到一八八〇年，他为自然主义大师左拉编的小说集《梅塘之夜》写了《羊脂球》，这才一鸣惊人，蜚声文坛。一八八〇年，他离开教育部，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在以后的十年中，他一共完成了六部长篇和三百余篇中短篇小说，概括地描绘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的社会面貌和各阶层人物的形象。自一八八四年起，他的健康不佳，并得了神经官能症，到一八九一年，他已完全神经错乱，后被送进疯人院治疗未愈。一八九三年去世，年仅四十三岁。

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莫泊桑以其短篇著名，但他的长篇也是不容忽视的优秀之作，尤其是他的前三部长篇：《一生》、《漂亮朋友》和《温泉》，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后三部长篇：《两兄弟》、《如死一般强》和《我们的心》则偏重于心理描写，并浸润着作者晚期的越来越强烈的悲观情绪。

《温泉》写于一八八六年，这个时期正是七月王朝覆亡以后，代表法国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第三共和国走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时代，莫泊桑在这部小说中，以女主人公克莉丝蒂娜的爱情遭遇为线索，忠实生动地叙述了封建贵族阶级没落、资产阶级兴起的新旧交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克莉丝蒂娜的丈夫昂德马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一方，野心勃勃，气焰高涨，为了积累财富，不择手段，并且凭藉着金钱的力量，压倒一切，为所欲为；而以克莉丝蒂娜的父亲、弟弟和情人一方为代表的贵族阶级却是日暮途穷，他们虽然还想保持昔日的威风 and 等级门第的偏见，但终究因时代变迁，大势所趋，只能徒唤奈何了。

女主人公克莉丝蒂娜秉性善良，心地纯洁。她的家庭在金钱的诱惑下，把她嫁给一个在思想、感情、兴趣上与她格格不入的犹太人。她从来就没有爱过他，根本不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在奥里奥尔温泉地区，她的一潭死水般的生活里突然闯入了一个倜傥风流、热情奔放的贵族青年——保尔·布雷蒂尼，他狂热地追求她。克莉丝蒂娜的心底里萌发了爱情的种子，她把生活的全部希望和乐趣都寄托在这爱情上了。但是，保尔是一个拈花惹草、朝三暮四的浪荡公子，像以往一样，在一阵感情冲动过后，他对克莉丝蒂娜也就兴味索然，本能地又去觅取新欢。而克莉丝蒂娜和她的父亲、弟弟都要依仗她丈夫的金钱来维持体面的生活，她本人又囿于上层阶级虚伪的传统和名声，因此，她从来不敢设想与她所鄙视的丈夫离婚而和所爱的人结合，只是

幻想让保尔一辈子做自己的情夫，以满足感情的需要。幻想与现实发生了冲突，其结局当然只能以悲剧收场。

保尔和克莉丝蒂娜的弟弟贡特朗同出于一个寄生阶级，都是无所事事、吃喝嫖赌俱全的社会渣滓，他俩的思想上除了金钱、女人外一无所有，这些爱好构成了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本质。不错，纯洁的少女夏洛特被贡特朗抛弃后，保尔打过抱不平，但他仅仅被贡特朗顶了几句，就自惭形秽，再也不敢吭声。更有甚者，他决不因此而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检点，他看到克莉丝蒂娜被他抛弃后痛苦得心肺俱裂、几不欲生时也毫无反悔之意，仍继续去勾引、污辱夏洛特，最后是迫不得已才与她结婚的。不难设想，他的婚姻决不是他改邪归正、循规蹈矩的起点，只要他还有钱，他那腐化糜烂的生活还会继续下去。难道这样的人跟贡特朗不是一丘之貉吗？

莫泊桑对克莉丝蒂娜的丈夫——昂德马特是抱否定态度的。他以辛辣尖刻的笔调把他惟利是图、寡廉鲜耻的卑劣灵魂暴露得一览无余。在昂德马特的眼中，家庭、婚姻、人的一切关系都是为生财之道服务的，而金钱可以主宰一切：他的老婆是用钱买来的，他的医生是他可以凭藉钱的力量来左右的，利用金钱可以胁迫他的小舅子去骗取他人的爱情，为他的发财致富铺平道路；他依仗钱可以把邻近的温泉挤垮，达到兼并垄断的目的……总之，钱使他神通广大，所向披靡，在金钱面前，一切仁义、道德、情感都成了虚伪的面纱，毫无价值可言。昂德马特这个形象也可以启发我们去深思。

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一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我们在小说中可以看到，昂德马特和侯爵、保尔、贡特朗有所不同，为了扩展自己的事业，积累财富，扩大再生产，他绞尽脑汁，疲于奔命，不可谓不辛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比整日无所事事、闲适逍遥的贵族阶级确是略高一筹。

作者对法国外省的一个小镇上的富裕农民——奥里奥尔老头的刻画也是入木三分的。他本性狡狴，心胸狭窄。作为小土地私有者，他不雇人，不剥削，率领子女一年忙到头，积聚了一些钱财，成为当地的一个财神爷。然而他不满足于此，还想附龙攀凤，不断往上爬，但又谨小慎微，处处怕遭人暗算，想讨便宜又怕吃亏，但是胳膊终于拧不过大腿，结果还是受骗上当，牺牲了两个女儿的幸福和丢掉了大片土地。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法国农民的土地被资本主义企业兼并过程的一个缩影。

莫泊桑对书中的一些次要人物着墨虽不多，但都能把他们写得活龙活现，神形兼备。有的人物，经他寥寥数笔，便跃然纸上了，如浑浑噩噩、懒散憨厚的侯爵，狡诈无赖的流浪汉克罗维老爹。特别要指出的是，莫泊桑对奥里奥尔姐妹俩形象的刻画是十分成功的。她俩的出身、经历（受过正规的教会学校的培养）和她俩的善良、贤淑、守本分以及爱慕虚荣的性格是一致的，这也构成了她们的共性。然而她俩又都各有特色，泾渭分明。莫泊桑在刻画她俩的共性和个性时，笔触细腻，又注意细节的真实。可惜这对年轻无辜的姐妹，最终也只是成了别人玩弄的工具，做了社会的牺牲品。

莫泊桑善于运用轻快灵活的笔法来塑造鲜明而生动的形象，他特别注重对人物的内心活动进行细致入微的精刻细镂，他为了完满地创造人物的形象，经常结合人物的心理变化来写景抒情，这就赋予了本书以浓烈的抒情气氛。他的文笔简练，准确，因此受到我国读者的热烈欢迎。

作者对克莉丝蒂娜的爱情始末的叙述虽然流露了一些自然主义的色彩，但是在艺术上很有感染力量，譬如在读到克莉丝蒂娜失恋后陷于极度的悲伤和痛苦时，读者的同情和惆怅的感情会油然而生，这不能不说是莫泊桑的艺术功力和娴熟技巧所造成的效果。

作者的童年时代是在诺曼底乡间度过的，这使他有会接触到大自然和外省的风土人情。在《温泉》中，他以优美的笔触描写了奥弗涅大平原的富饶和粗犷，昂伐尔峡谷的险峻多姿，多姆山脉的气势磅礴，雄姿挺拔，以及奇伟恢宏的火山口，静谧清澈、波光潋滟的半山湖……这些描写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们也仿佛身临其境，在艺术上得到很大的享受。

当然，本书也有某些不足之处，比如在个别地方，作者对人物感情的描述上显得过于冗长拖沓，结尾也显得有些仓促。

总的来说，《温泉》一书当然是瑕不掩瑜的，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均不失为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

译 者

二〇〇四年春

上
卷

——

第一批习惯于起早的沐浴者已经出水，他们走出浴室，一对儿一对儿的，或是单个儿的，在一棵棵大树下面，沿着那条从昂伐尔峡谷流下的小溪，慢吞吞地溜达着。

另外一些浴客从昂伐尔村^①过来，接着又匆匆地走进了浴室。那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物，底层用以温泉治疗；二楼则是娱乐场、咖啡室和弹子房。

自从博纳菲医生在昂伐尔谷底发现了一股流量丰富的泉水，也就是后来被他命名为博纳菲温泉的那一大股泉水以后，当地和附近的几个胆小怕事、不敢做大投机生意的土地主，终于下定决心，在奥弗涅^②这个风景优美的小山谷里建造了一幢可供治疗与娱乐等多种用途的大建筑物。底层出售矿泉水，亦可淋浴和盆浴；楼上则供应啤酒、甜烧酒，还可点奏音乐。这个山谷虽然地处荒野，但风景优美，令人赏心悦目，满山遍野都种植着高大的核桃树和栗树。

他们顺着溪流，圈出一块谷地，修建成一个花园，这在任何一个温泉区都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还在花园里开辟了三条小径，其中一条近乎笔直，另两条曲曲弯弯呈锯齿形，在第一条小径的尽头，用人工

从主泉那儿引出了一股喷涌的泉水，这些泉水便在一个大水泥池子里翻腾着，池子上面搭了一个茅草篷，由一个面无表情，大家亲切地称她为玛丽的妇人看着。那个沉默寡言的奥弗涅妇女，头上戴着一顶总是雪白雪白的小便帽，在她那件工作时穿的连衣裙外面，罩着一条始终是那么洁净的大围裙，这条围裙几乎裹住了她的全身。每当她看见一个洗澡的人从小径上向她走来时，她便缓缓地站起来，认出了是哪一位主顾后，就从一个活动的玻璃小柜子里取出来客专用的玻璃杯，用一只接着一根长长的木柄的小锌碗，舀一勺泉水慢慢地灌满杯子。

洗澡的人神情忧郁地微笑着，喝完了水，递还杯子，一面说：“谢谢，玛丽！”随后便回头走了。玛丽又重新在她那把草垫椅子上坐下来，等着下一位浴客到来。

浴客并不多。昂伐尔温泉向病人开放才六年，经过这六年经营之后，生意也不比第一年新开张时兴隆。现在这五十来位客人，大部分还是因当地的景色慕名而来的：这座淹没在茫茫林海之中的小村庄，一棵棵参天大树的扭曲虬结的树干，粗得就像一幢幢蹲踞在那里的房子，还有那闻名遐迩的隘口险道，尤其是那段奇形怪状的山谷，它一端向奥弗涅大平原展开，另一端通往一座死火山口林立的高山脚下，直抵一道形态狞恶的裂缝，裂缝中布满了崩塌下来的巨石，或是险象万端的悬崖；一条小溪流经这里，犹如瀑布般地奔泻在这些硕大无朋的巉岩上，在每一块巨岩前面冲出了一个水潭。

正如所有别的温泉区一样，这个温泉区也是靠了一本宣传小册子起家的，这本小册子是博纳菲先生写的。他开头先用优美的文体和富

① 今多姆山省小村，离里昂3公里，有含钙、铁的矿泉水。

② 法国中央高原地区旧州名，现划分为多姆山省、康塔尔省和上卢瓦尔省的一部分，多高山峻岭及死火山喷口，亦有肥沃的平原。

于感情的语言，把本地的具有阿尔卑斯山那般诱人的山景吹嘘了一通，尽用些精心挑选过的、矫揉造作的、华而不实的形容词，说什么这里处处景色秀丽，不是险峻雄伟、气势磅礴，便是曲折幽深、另有天地。所有附近散步的去处也都千姿百态、别有洞天，足使艺术家和旅游者如入仙境、流连忘返。继而，他的笔锋又急转直下，突然谈到博纳非温泉的疗效，说什么泉水含有碳酸氢盐呀、碱呀、混合矿物质呀、稍带酸性呀、含氢氧化锂呀，还富有铁质呀等等……总之，能包医百病。此外，他还在“昂伐尔温泉对以下各种急性和慢性疾病具有特别疗效”这个总标题下，一一列举了各种疾病。这张长长的单子上开列的疾病名称真是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任何病人看了都能感到快慰。小册子的最后部分对日常起居作了具体介绍，诸如各种住房费、饮食费和旅社费。因为那时候在昂伐尔和这家兼营治疗和娱乐的大浴室同时出现的有三家大旅社，那就是：富丽旅社，它是新开的，建造在山坡上，俯瞰着温泉；温泉旅社，这是一家旧客栈重新粉刷翻新的；维达耶旅社，这是买了三幢相邻的房子，把墙打通后合并而成的。

除此以外，一天早上，也不知从哪儿一下子冒出了两位新来的医生，在这里设立了诊所，因为在温泉区，医生就像是从小水里冒出来的气泡似的。一位是奥诺拉医生，奥弗涅本地人；另一位是拉托纳医生，从巴黎来的。没过多久，拉托纳医生和博纳非医生就成了冤家对头；而那位衣冠楚楚、笑容可掬、亲切和蔼、胡子总是刮得干干净净的大胖子奥诺拉医生却把右手伸给了前者，把左手伸给了后者，和这两位都友好相处。不过总的来说，还是博纳非医生以温泉兼昂伐尔大浴室医务监察的身份主宰着全局。

医务监察的头衔代表他的权势，浴室则是他禁脔，他整天往那儿跑，有人甚至说他晚上也去那儿。他的家在村子附近，诊所设在浴室

走廊入口处右端，他在其间来往奔波，一个上午不下百十来次。他踞伏在诊所里，就像蜘蛛蹲在它的网中央似的，窥视着病人的来踪去迹；他的一只眼睛严厉地监视着自己的病人，另一只眼睛恶狠狠地盯着另外两位医生的病人。他对所有的人都是呼来唤去的，模样就像在海上发号施令的船长；新来的浴客不是吓得失魂落魄，就是觉得有点儿好笑。

那天，他正急步走来，旧礼服后面两条宽幅的燕尾就像两只鸟翅膀似的飞舞着，突然听见有人叫了一声“大夫！”他顿时收住了脚步。

医生转过身子，他那瘦削的脸上布满一条条深深的皱纹，褶裥的底部黑黝黝的，上面长着一片难得刮上一次的灰白胡子，更使他的脸显得又腻又脏。这时候，他竭力装出笑容，脱下他头上那顶破旧的、油迹斑斑的高筒丝织大礼帽，露出一头灰白头发，他的同行冤家拉托纳医生讥之为“灰尘头发”。接着他向前跨了一步，欠了欠身子，低声说道：

“早安，侯爵先生，今天早上您觉得还好吗？”

德·拉佛内尔侯爵是一位注意修饰的矮个儿，他向医生伸过手去，回答道：

“很好，大夫，很好；嗯……至少还不坏吧。我的腰老是疼，不过总算好一些了，好多了。到现在我还只不过洗了十次，去年我一直要洗到第十六次才见效呢，您还记得吗？”

“是啊，我记得很清楚。”

“不过我不想跟您说这些。今天上午，我女儿来了，我想先和您谈谈她的事情，因为我的女婿，昂德马特先生，威廉·昂德马特，银行家……”

“是啊，我知道。”

“我的女婿有一封给拉托纳医生的介绍信，但我却只相信您，我请您先到我旅社楼上来一次……您知道吗？我宁愿先和您谈谈，讲话可以坦率一些……您现在有空吗？”

博纳非医生戴上帽子，很激动，很不安，忙不迭地回答说：

“哦，我空着呢，这就去。您愿意我陪您一起去吗？”

“当然，当然。”

他俩转身离开浴室，快步踏上通向富丽旅社大门的弧形坡道，这家旅社造在山坡上，可让旅客眺望远处的风景。

到了二层楼，他们走进一间与德·拉佛内尔和昂德马特两家的房间都可相通的客厅，侯爵把医生一个人留在那里，自己进房间去找他的女儿。

不一会儿，他就带着女儿出来了。这是一个长着一头金黄色头发的少妇，身材娇小，皮肤白皙，非常漂亮，面部神情带有稚气，可是当她那对蓝眼睛大胆果敢地注视着您时，您就会感到这个娇美、纤细的人儿有一种坚强的、不平凡的个性，逗人喜爱。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病，只是觉得浑身不舒服，整天郁郁寡欢，无缘无故地流眼泪、发脾气，总之，有点儿贫血。此外，她很想要一个孩子，可是婚后等了两年还是没有信息。

博纳非医生认定昂伐尔的矿泉水是具有神效的，他马上开了药方。

他的药方看起来总是像一份可怕的起诉书。

药方写在一张小学生用的白纸上，纸很大，分好几段，每段二、三行，字迹潦草，一个个字母七扭八歪，就像一个个凌乱戳起的刀尖子。接下去便是药水名、药丸名、药粉名，跟着是哪些是早上、中午，或是晚上服用，服用时要空腹，等等，真是长篇大论，外貌吓人，使人一望之下，以为看到的是：

“鉴于某某先生染上了一种致命的、无可救药的慢性疾病，应服用下列药品：

一，奎宁硫酸盐，使他失去听觉和记忆力；

二，溴化钾，损害他的食欲，削弱他所有官能的作用，使他全身发出脓疱，呼气发臭；

三，碘化钾，使他身上所有的、包括大脑的分泌腺全部干涸，让他在短时间内变得萎靡不振，痴呆愚笨；

四，水杨酸钠，虽说其疗效未经证实，但似乎能导致患者服用后突然暴卒；

辅助药物：

可使患者服用后发疯的氯、损害视觉的颠茄以及一切能败坏血液、侵蚀器官、腐烂骨骼，可使大病不死的人，服用后一命呜呼的植物溶液和矿物合剂，都可来上一点。”

他在那张纸上写了好久，先是正面，后是反面，然后签上了他的大名，就像一个法官在签署一份死刑判决书一样。

少妇坐在他的对面，望着他，嘴角微微翘起，直想笑。

医生深深行了一个礼告辞了，他刚一出门，她就抓起那张写满了字的药方，揉成一团，扔进壁炉，终于哈哈大笑地说：

“哦，爸爸，这个老古董你是从哪儿发现的啊？他活像个旧衣铺的老板……哦！……是你把这位大革命^①前的医生发掘出来的吧！……嘿，这个人可真滑稽……真脏……是的……脏极了……真的，我相信他把我的笔杆儿都弄脏了……”

门开了，传来昂德马特先生的声音：“请进，大夫！”拉托纳医生接着就走了进来。他身材修长，笔挺，彬彬有礼，猜不出有多大年

^① 指 1789 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纪。这位巴黎医生穿着一件漂亮的短上装，手里拿着一顶高筒丝织大礼帽，奥弗涅省大部分温泉治疗区的医生都戴这种帽子，他无髭无须，很像一个在外地度假的演员。

侯爵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而他的女儿装着用手帕捂住嘴咳嗽，免得当着客人的面笑出声来。医生得体地表示了一下敬意，在少妇的示意下坐了下来。跟在他后面的昂德马特先生详细地向他介绍了他妻子的病情，症状，以及在巴黎替她治过病的医生的诊断意见，还有他本人用医学术语表达出来的独特的见解。

昂德马特是一个犹太人，还很年轻，是个地道的生意人。他经商不择手段，干任何事情，都头脑敏捷，分析透辟，判断正确，令人折服。他的身材不高，因此看来就显得稍许胖了一些。他圆脸，秃顶，加上一双肉鼓鼓的手，两条粗短的大腿，活像一个胖娃娃。他因气色好得过了分，反给人一种不太健康的印象，说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为了要把他的投机买卖渗入到他并不熟悉的社会阶层里去，他用非常高明的手段娶了德·拉佛内尔侯爵的女儿。侯爵每年还有将近三万法郎的收入，子女仅有二人；然而昂德马特先生结婚时才刚刚三十岁，却已经有了五六百万的财产，还不算他已经投资的钱能收回的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法郎。德·拉佛内尔先生本是个优柔寡断、意志薄弱的人。他起初对别人向他提出的这门婚事气愤得一口回绝，想到他的女儿要嫁给一个犹太佬真是怒不可遏；继而，相持了六个月后，在堆积如山的金钱的压力下，他终于作了让步，条件是他们的子女一定要接受天主教的教育。但是一等再等，孩子总是不见消息。这时，迷上了昂伐尔矿泉水已经两年之久的侯爵，忽然想起了在博纳非医生的小册子里曾经提到过温泉也能医治妇女久婚不育。

于是，他就把女儿叫到昂伐尔来。他的女婿也陪着她来，一是把她安顿好，二是想根据他在巴黎的医生的意见，把她托付给拉托纳医